

晚风·龙光塔

家邻北桥

| 方鹏宇 文 |

有人说,人生就如同走过一座座桥,有时站在桥上看风景,有时紧握栏杆望来路。锡城有三千河泽,桥面交织着太湖明珠的历史和命运,桥下流淌着烟雨江南的情感和追忆。如果说水乡是江南运河凝滞的梦,那么一座座桥就是无锡心中难解的乡愁。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北桥”的故事。

在无锡老城西南,有着母亲河之称的梁溪河中段蠡桥口处,有一条自北向南直通蠡湖的支流,人们称之为“骂蠡港”。这条支流共约四公里,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河上就建有三座著名的桥:北桥、中桥和南桥。那时的北桥,石板桥身、石制桥墩,桥上是一条宽不足三米仅供两辆自行车并排前行的土路。它横跨在骂蠡港上,吴地的百姓对商贾宰相范蠡的笑骂声仿佛还在桥下潺潺的水声中逐渐远去,只有往来叮叮当当的自行车铃声中络绎不绝。一晃六十载,承载了多少家庭欢乐的出行,又瞧见多少买菜归家的身影。驻足翘首,河港两岸,从前湖滨路所在的大片油菜田已是昨日黄花,浣衣的妇女

也已不再归来。

历经变革,广大乡村已发展成热闹的大街小巷,北桥水产批发市场于1992年开始建设,2017年搬迁,陪伴了无锡人整整25年,是当时华东地区最大的鱼虾集散市场。在这里,留下了多少令我们动容的时光,来来往往的顾客从这里拎着一袋袋物美价廉的鱼虾蟹满载而归,只为给家中翘首企盼的孩子奉上饕餮的美味大餐。

北桥街区的“许阿姨鸡蛋饼”做了三十多年,烧饼、卤味的香味飘到哪里,北桥的名字就传到哪里。是咿呀学语的娃娃,还是在外求学务工的游子,记忆里的浓香始终没有变过。北桥连同她的姊妹——中桥、南桥,这三个名字不断“扩大”,远远超出了一座桥本身的意义。北桥村、北桥社区、北桥公交车站、北桥人家……一个个满载回忆的地名,有的已被封存在了时光里,有的还伫立在无锡的车水马龙之中。新老两座北桥与数代北桥人一起,见证了二十一世纪以来锡城以梁溪河为核心区的产业发展

轴、历史文化景观廊和滨河生态带的高速发展。

2018年,出于对老桥的逐渐破败和居民通行不便的考虑,政府广泛听取社会意见,将危桥拆除方案变更为新建重修计划。2020年7月1日,在建党99周年的喜庆日子里,新北桥重生了,联通湖滨路和红星路的稻香东路也顺利通车。桥通路不遥,治理谱新篇,三年多来,在北桥的左岸,一个有颜有品、内外兼修的全龄友好宜居社区跃然眼前。

以“北桥”为文化延续的市井空间和居民情感信任的连结点,在打造“新市井力”的过程中不断创新发展,在活化的北桥街区里,催生着新的流动价值和聚集价值。共建共治共享的商社氛围对社区各项公益事业的助力,不断提升着居民对“北桥”的文化归属感以及生活、情感上的认同感,让北桥社区更富有烟火味、市井味、人情味。

时光不断把“新”变成“老”,而不变的是那些“桥上的热爱”和“桥下的生机”,一如从前。这就是北桥的故事。

众生·人民路

薯香绵绵暖人间

| 丁臻炜 文 |

江南的春天,一如多情曼妙的少女。犹记得前两日还是暖融融的艳阳天,拂堤杨柳如烟,但在一夜阴雨后,气温骤降,巡逻车的车窗玻璃也由此覆上一层轻盈的薄雾,天地万物在这个白色的滤镜中披上素雅的衣裳。恍惚间,车上的我不禁感叹大自然的变幻莫测。

乍暖还寒时,东风依旧料峭。但再冷的天也抵挡不住劳动人民的热情。早上六点,青阳镇老街上便开始热闹起来了,协管员指挥的哨声、小贩的叫卖声与车辆的喇叭声交织混响,犹如一场盛大的交响乐。这里是全镇商品的集散地,一条马路像项链似的串起路两侧鳞次栉比的店铺,连至不远处的农贸市场。赶早的大多是中年人,或是上班营业,或是采购食材,骑着电动车,穿梭在街头巷尾,行色匆匆——他们每个人的肩头,都挑着养家糊口的担子。

周大娘是这条老街的“常住户口”。听一旁的驾驶员老沈讲,她已经在这条街上卖了快十年红薯了。起初的她和其他卖红薯的小贩一样,用小车推着原料,在老街旁支起一个黑乎乎的圆柱形炉子做生意。她烤出来的红薯非但外形好看,吃起来还又香又甜。当圆润焦黑的红薯从热腾腾里的炉子里出来时,馥郁的芳香便随着“烤红薯咧,香又甜,吃不胖咧,能减肥……”这句朗朗上口的吆喝声,如潮水般向四周蔓延,引得顾客纷纷驻足。遇上馋嘴的小朋友,她也会笑眯眯送上一块香喷喷的烤红薯……从小铁炉到流动摊,再到如今的店面屋,一缕红薯香飘过悠悠时光长河,化为每一位老街人都难以忘却的美食记忆。

“老沈!小丁!”巡逻车驶过周大娘的店面时,她老远就冲着我们打招呼。今天的她神采奕奕,浑身上下都披挂着喜庆的红:从头顶红色鸭舌帽,到胸前的红围裙,甚至脸上都是红润润的气色,若不是两鬓染霜、眼角生纹,几乎很难看出她是一位年近花甲的老人。她的店门口围聚着几个顾客,伸长着脖子都在望着红薯出炉。

“周大娘,啥事?”

“哎,刚才有个人付完钱就走了,红薯都没拿。我店里忙脱不开身,能帮我提醒一下他不?人估计还没走远。”周大娘高举一袋红薯,从人群中探出头笑道,“一个看上去四十多岁的男的,头发比较长,披着棕色袄子,听口音像是外地的……”

“好啦!”

“没想到周大娘的记性这么好?”寻人的途中,我不由感叹。

“那是当然。之前有一次,咱派出所追逃,在辖区附近找了好久都没结果。结果第二天下午就接到周大娘的电话,说一个看上去灰头土脸的家伙很可疑。果然,我们按照她的描述就抓到了这名嫌疑人……最后一问才知道,这小子饿了一天一夜,跑到老街上的那一刻魂儿立马被红薯的香味勾走了,谁想口袋里偷来的四部手机都解不开锁,最后还是拿纸币付的钱。”老沈哈哈大笑,娓娓道来,“别看周大娘一把年纪,红薯烤得香,人头更记得住,咱辖区里没人比得上她!”

谈笑风生间,巡逻车穿过老街的人间烟火,最终在农贸市场的入口处找到了那位粗心的中年男人。当提及还有一袋烤红薯未拿时,他恍然大悟地一拍脑袋。原来,他急着买完菜就送小孩上学,一忙便忘了。

当我们再次回到店门口时,天已大亮,周大娘早就拎着那袋烤红薯等着了。“给你做好保温了,趁热吃吧!”她将袋子递给男人。男人连声感谢。白袅袅的热气氤氲而上,在空中盛开成一朵美丽的花,一瞬间喷香四溢,沁人心脾。惹得我的肚子也发出阵阵“感叹”。

“老沈,小丁,谢谢你们啦。早饭还没吃吧?这两块是免费送你们的。”周大娘眸子里绽放出热情的光芒,又利索地拿出两块刚出炉的红薯。春日的阳光挪了一个好看的角度,柔柔地照着她的笑脸,“一点小意思哈哈,麻烦你们替我跑一趟了!”

我和老沈连声道谢。上车开袋,我捧着这个其貌不扬的小家伙,任凭热量从指尖流淌至心头,“伸手翻腾飘美味,低头拿捏荡醇甘。”拨开沾着糖浆的外皮,金黄色的薯肉拉出三两细丝,在升腾的酥香中轻轻断开。轻咬一块,入嘴即化,唇齿留韵,软糯甜嫩的气息在五脏六腑中回荡,一下子勾起儿时依偎在灶台、埋在火堆里烤薯的回忆与乡愁……一口暖舌,二口暖心,第三口便温暖了整个世界。

“最喜人间烟火气,且以凡心渡风尘。”青阳老街熙熙攘攘,万家百姓一天的生计从这里开始。无数像周大娘一样的人,用勤劳与善良装饰着这幅春日画卷。从清晨街头第一家店铺开业时的灯光,到巷尾烤红薯、炒板栗的诱人气息——市井长巷,聚拢起来是烟火,摊开来,便是人间。

情趣·健康桥

高笋的滋味

| 杨庆鸣 文 |

有一种笋,叫高笋。
有一种情,叫兄弟情。
清明前,我从无锡乘高铁去常州扫墓,祭扫先父母的墓。

在去的路上,我与胞兄方鸣说到几年前,他曾寄给我一些高笋,我很喜欢。我说:“现在还有吗?”他说:“有,便我去菜场看看。”此事,我回来也未当回事,早已忘记此事。

时隔一月余,前几天,他

打电话说:“高笋已通过顺丰快递寄给你了,注意查收。”

翌日,快递员将一包新鲜的高笋送上门了。

高笋为何物?高笋是一种水生植物,像芦笋一样,生长在长江边上,形状类似茭白,但非茭白,它细白、鲜嫩,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碳水化合物等,美味可口,营养成分极高,易被人体吸收,可高笋炒肉丝、高笋炒鸡蛋、高笋炒

雪菜、高笋炒辣椒和烧汤等,它有利尿解渴解酒功效。

如今野生高笋很少见了,我在无锡生活了60多年,在市场上却从未见过。

据说唐代以前,高笋被当作粮食作物栽培,它的种子叫菰米或雕胡,是稌、黍、稷、粱、麦、菰“六谷”之一。后因有些菰因感染上黑粉菌而不抽穗,渐渐消逝。

高笋适宜在江湖沼塘沿边生长,常州离长江较近,尚有高笋踪迹,高笋的植物季节性很强,在清明至谷雨前后,会有它的身影,其身价超过肉价,每斤达60元,很难买到。

亲情,珍贵无价,当你需要时,它,会欣喜地送上门来。兄弟手足情,老而弥坚。

闪闪腾腾的浪花,向我扑面而来,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会尝到水果的甜,饼的香,这次,我尝到了高笋的滋味。

高笋对我来讲,不是急需刚需的,但却是鲜见的,小小高笋,丰厚了我的生活底蕴,见证了亲情、友情和兄弟情。

